

北京市属市管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

从湘西到北京

—— 沈从文早期文学研究

CONGXIANXIDAIBEIJING

张文振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ISBN 978-7-104-02946-5



9 787104 029465 >

定价：24.80元

北京市属市管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

从湘西到北京

—— 沈从文早期文学研究

CONGXIANXIDAIBEIJING

张文振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早期文学研究 / 张文振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4

ISBN 978-7-104-02946-5

I.从...II.张...III.沈从文(1902~1988)—文学研究

IV.1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5650号

从湘西到北京

责任编辑：刘学青

美术编辑：王恬 郑浩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话：010-58930221 5892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真：010-58930242（发行部）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2.125

字数：320千

版次：2009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104-02946-5

定价：24.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言

李 力

看着眼前的书稿，眼睛不禁有些湿润，……一晃，十年了！

《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早期文学研究》的作者张文振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他考上那年正好是浙江大学第一次实行导师和研究生双向选择，在听了几次课之后，他选了我。我没有硕士学位，如今要带硕士生，心里也有些惴惴然——“以己昏昏，焉能使人昭昭？”于是我跟他明说了，我说，今后咱俩有事商量，互相促进，他脸红了，大概没想到老师说出这样的话，局促不安地说“这，这……”，这个憨厚诚恳的山东学生给我的印象很好。不久，他拿出了第一篇论文，我比较满意，很快就发表了。我不由得喘了口气，隐隐感到，这个学生不会让我费很大力气。果然，两年半期间，他获得研究生二等奖学金、被评为三好学生，最后以优异成绩通过答辩，顺利拿到硕士学位。如今在中国戏曲学院任教已经七年了。

文振话不多，脸上常常挂着微笑，是个性格平和、踏实稳重的农村孩子，对父母非常孝顺，每年假期回家都要帮助家里下地干

活。记得有一年暑假返校，他来看我，看他黑黝黝的，简直像个非洲人。当时正以黑为美为时尚，我以为他去海边旅游了，问他去了哪里，他说哪也没去，一个暑假都在帮家里干农活。我哑然、心疼……也为自己的问话后悔。当然我也感慨万分：现在的孩子有几个能像文振这样知道生活的艰难和父母的艰辛啊？这无疑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和敬重。

《从湘西到北京》是文振的教学科研成果，其哲学基础是美国心理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同一性”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沈从文的成果不计其数，尤其是比较研究的都很有新意，比如，有人将他与福克纳比较研究，有人将他与哈代比较研究，有人将他与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比较研究，也有人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研究。但是，用“同一性”理论来观照作家的成长历程和文学创作，这在国内还是不多见的，尤其沈从文。沈从文一生文学创作结集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作家的创作基本都会受到自身生活经历的影响，沈从文人生经历奇异丰富，颇具传奇色彩，他笔下原生的乡野的情节人物以及古风朴质的湘西世界，把我们带进梦幻世界。但是，一个在城市生活了60多年的作家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乡下人”，这种坦荡和自豪是耐人寻味的。他到底是真乡下人还是“伪乡下人”，只有清晰把握他人生的不同阶段，才能得出答案，文振的《从湘西到北京》就做了这项工作。

研究一个悲剧人物是痛苦的。时局变化，沈从文压抑创作欲望埋头研究古文物并且获得极大成功，既是基于对生命形式的一种理解，也是一种无言的抗议。他讲了很多关于宿命的故事，最后我们看到了他的“宿命”。沈从文的一生就是一个时代大悲剧，他是极不幸的：在正当中年、创作最旺盛时期被剥夺了创作权，当创作欲望时时冲击着他心灵的时候，内心的痛楚岂是几句话所能表达的？谁能想到，当年名震一时的京派小说领军人物，有近千万字创作的大文豪竟被贬去打扫女厕所？生命的卑微和无奈令人齿寒！但他也是幸运的：他有如此众多的读者和研究者，延续着他的文学之路，他九泉有知应欣慰含笑。

沈从文是一个真实的人，一辈子忠于内心，从不投机取巧。在

30年代的文坛，强调艺术至上，与政治保持距离，关注人性和生命、提倡爱与美，保护他的艺术神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才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他创造的唯善唯美的湘西世界成为人类的财富。沈从文是湘西人民的儿子，他爱给他灵感的湘西，他爱他笔下创造的人物，否则他也不会用他小说中人物的名字“龙朱”和“虎雏”给自己的儿子做名字了。

愿这本书能使你更深层地了解沈从文。

2008年10月于杭州高教新村

目 录

- 001 序 言 李 力
- 001 导 言
- 011 第一章 沈从文成长的湘西边地文化氛围
- 013 第一节 湘西的自然地理环境
- 023 第二节 苗族简史
- 035 第三节 湘西的文化氛围
- 087 第二章 成长的历程
- 091 第一节 家世
- 100 第二节 家庭
- 115 第三节 “为现象所倾心”的逃学少年
- 126 第四节 从将军梦到士卒
- 143 第五节 向人类的智慧凝眸
- 159 第三章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和都市世界
- 161 第一节 北京：老中国土地上的变数
- 178 第二节 都市创伤
- 193 第三节 都市：同一性混乱的情绪投影
- 244 第四节 湘西温柔的诗性记忆：儿时同一性的写照
- 303 余论：成年期和超出同一性
- 315 附录：沈从文年谱简编
- 338 主要参考书目
- 345 后记

导
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1902—1988)的文学命运和中国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在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历经沧桑,真可以说是“浮沉半世纪,生存尽偶然”。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北京,长期以来,他和他作品的独特性得不到主流话语体制的肯定。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态环境是内忧外患交织,民族危机重重,在“救亡图存”的启蒙语境里,现代文学承载了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成为被公认的克服民族危机并使中国走向新生的最佳工具,现代文学因此具有了明显的功利性追求和工具性特征。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政治危机(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与争斗)“不仅作为社会价值认识的主宰性力量,而且也以其政权的力量,引导和规范着文学的发展”^①。一直以对政治无信仰而对人性很关切的“乡下人”沈从文,因为他的作品没有或很少描写政治冲突、阶级斗争和时代的变迁,没有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没有“革命文学”中对不同阶级的人物爱憎分明的立场,他被左翼文学批评家视为“一个空虚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只含有一点浅薄的低级趣味”^②,他还被看作“没有勇气正视现实的人,……他只是一个,客气点说:一个文字的魔术师,不客气地说:一个挂着艺术招牌的骗子而已”^③。在弃旧图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建立的1948年,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刊登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和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这两篇战斗檄文,文章裹挟着政治风雨,挥舞着棍子式的标语口号,对沈从文的批评和否定达到了极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文章把沈从文称为“桃红色”的作家,认为他一

- ① 孔范今:《政治变革与20世纪中国文学》,《走出历史的峡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 ② 贺玉波:《沈从文的作品批判》,《沈从文研究资料》,刘洪涛、杨瑞仁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 ③ 凡棠:《沈从文的〈贵生〉》,《沈从文研究资料》,刘洪涛、杨瑞仁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



直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是写文字上的春宫”，“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①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则把沈从文称为“地主阶级的弄臣”，把沈从文的《芷江县的熊公馆》这篇文章称为“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②这基本宣告了建国后三十年间沈从文政治生命和文学生命的终结，也奠定了长达三十年的沈从文研究的基调。

事实上，沈从文既不是一个“空虚的作家”，也不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的作家，更不是不问现实、不关心社会潜心营造“希腊小庙”的避世主义者，他一直在关心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思索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出路，探索我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种种可能。他知人论世的标准不是阶级和政治，而是他所关心的人性和生命。当时文坛主流要求文学中应该有“思想”、“血”和“泪”，作品的内容、题材和表现形式要有固定的模式，要为某一阶段的政治任务服务。沈从文对此是比较反感的，他说：“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的发展上，人物的语言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求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在那书的序言上就写的清清楚楚。我的作品没有这样也没有那样。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③有血有泪有思想的文学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更谈不上是伟大的作品，他说：“神圣伟大的悲哀并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的痛苦或许用微笑来表现的”，好的作品除了给人审美愉悦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了解。优美的淡淡的哀愁与感伤的作品很多时候比狂暴的壮美的作品更能打动人、影响人。正如史达尔夫人所说，“忧郁的诗歌是和哲学最为调和的诗歌，和人心的其他任何气质比起来，忧伤对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影响要深刻的多。”哀愁与伤感能引起一种先是轻微压抑而后舒张的审美情绪，造成一唱三叹、萦回不散的艺术魅力，同时还能使审美主体从作品表现的真善美被摧残的忧虑中引起同情和哀怜，激起人们对假恶丑的愤怒，使人的精神得到净化和升华，进而实现人和社会的重造。

沈从文认为国家要重造，民族要重造，经典要重造，工具要重

①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1948年3月1日。

② 冯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1948年3月1日。

③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造，在民族和国家危机重重的现代社会里，可怕的是人的灵魂的堕落与毁灭，更可怕的是生命意识的丧失。五四运动只是唤醒了人们重造社会的觉悟，而重造的伟大工程是靠很多人的努力来实现的。沈从文的全部作品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现实情怀，以及对于民族和国家重造的使命感。正因为这样，沈从文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得众多读者的喜爱。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因为他一生都在和穷苦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能苦中作乐，乐中也能嚼出苦味来，他亲身经历过近代中国的几次大骚乱和大改革，从满清那些败家子的胡作非为，北洋军阀的混战，直到五四运动以及孙中山和毛主席在艰苦岁月里进行的以民主与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终于解放了全中国，从文先以边城穷乡的一个苗族的‘老战兵’和司书，后以北京和青岛两大学的文学教师和文学编辑，带着一副冷眼睛和热心肠，用他那一管流利亲切的文笔记录下来，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和专业同道的器重，绝不是偶然的。”^①

新中国建立后，确立了新的文学制度和文学规范：以工农兵为文艺工作的服务对象，以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从属于政治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以“普及第一”为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内容，以民族化和大众化为文艺创作的主导风格，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以作家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为完成上述任务的保证。在新的文学规范的约束和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的影响下，沈从文被冠以“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罪名而被打倒，他基本上都是以反面形象出现在文学史的视野中，他的作品也“多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具有“空虚浮泛之病”而遭到否定。在一个倾向于写重大题材和主题，以塑造英雄形象为首要任务的年代中，沈从文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禁毁的命运。沈从文曾经在1979年不无酸楚地谈到了他的作品在建国后的遭遇：“我的作品，早在五三年间，就由印行我选集的开明书店正式通知，说是‘各书已过时，凡是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全部代为销毁’。随后是香港方面转载台湾地区一道明白法令，更进一步，法令中指明除一切已印未印作品，全部销毁外，还包括永远禁止再发表任何作品。这倒是历史上少有的奇闻。”^②就这样，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作为京

① 朱光潜：《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湘江文学》1983年第1期。

② 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附记》，《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派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和 30 年代北方文学的重镇的沈从文，只有几篇应景性质的散文和诗歌发表，再有就是有关物质文化方面的论文，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已经不复存在。

在沈从文不见容于大陆文坛的时候，海外的诸多学者却接续了建国前对沈从文的正面评价，对这位“中国最有成就的作家”（鲁迅语）、“中国最多产的小说家”、“中国的大仲马”、“文体作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多开创性的成果。美国的夏志清、聂华苓、金介甫、澳大利亚的普林斯、香港的司马长风、新加坡的王润华、日本的小岛久代、城谷武男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采取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把沈从文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进行研究，认为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可与普鲁斯特、华兹华斯、叶芝、福克纳、莫泊桑、契诃夫等世界著名作家相媲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被看作现代文学研究经典之作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都把沈从文定位为“大家”，归入著名作家的行列，认为在沈从文塑造的湘西和都市文学世界中，流露了对现代人类生存处境的深切关注和人类命运的悲悯关怀。如司马长风就这样评价沈从文：“无论就量来说，还是就质而论，沈从文都是短篇小说之王。不但睥睨于三十年代，即到今天也还没有受到任何有力的挑战。”^①金介甫的博士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和《凤凰之子·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对沈从文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历史考证、人物内涵与原型、文体形式以及沈从文创作的心理机制进行了研究，对国内的沈从文研究影响和启发很大，也是引发“沈从文热”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70 年代后期，中国进入历史转折的新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左倾激进的、建立现代乌托邦的革命狂热，为实事求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所取代。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人性、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禁区被打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怀疑、批判精神成了社会和文学史的主旋律。一大批尘封已久的作品得到重新出版，由“毒草”变成了“重放的鲜花”，一批被打倒的作家高唱着“归来的歌”而重返文坛，沈从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重新发掘和认识。大量的单篇论文和专著、传记、文集、选集、研究资料汇编相继问世，涌现了诸如凌宇、吴立昌、王继志、向成国、刘一友、韩力群、赵学勇、贺兴安、刘洪

①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册，香港昭明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70 页。

涛、杨瑞仁、吴投文、康长福等一批有影响的沈从文研究专家。经过评论家的重新评价和读者的反应批评，沈从文的价值和意义受到了强化，他的文学大师的地位最终被确立。1994年，《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王一川主编，海南出版社出版）中把沈从文称为文学大师，认为他的文学地位仅次于鲁迅。如影响很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中国现代文学史》（朱栋霖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这两本文学史教材，都用一章的篇幅来论述沈从文，归入到了著名作家的行列。1999年，《亚洲周刊》推出了由海内外著名学者、作家参与投票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仅次于鲁迅的小说集《呐喊》。

2002年，借着沈从文百年诞辰的东风，学界和媒体把“沈从文热”推向了高潮。沈从文的故乡湖南凤凰在9月份举办了“湘西凤凰从文文化节”，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历史所和吉首大学文学院、沈从文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云集了大部分国内外研究沈从文的专家。12月份，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32卷本共计1000万字的《沈从文全集》。12月份，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国内首次沈从文大型展览——“沈从文生平与创作展”，展览以编年体的形式，通过200多幅图片和2万多说明文字及部分实物，展现了沈从文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这些事件通过网络、电视和纸质媒体的传播，使沈从文的热度一下子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然而作为研究、批判的对象，沈从文是否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观照，还难以定论。

历史前进，斗转星移，大浪淘沙，很多曾经喧嚣一时的作家及作品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沈从文却战胜了历史，穿透了历史的迷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深受读者好评的作家。他的生命之火依然在烛照后人：“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火，煜煜照人，如烛如金。”^①

回顾沈从文文学的发生、承传、沉寂和再生的过程，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学是他青年期的同一性危机

①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

及其心理社会合法延缓期的产物。沈从文的文学建筑在他个人危机期和中国现代史危机期的重合点上。沈从文的个人成长史和创作史与中国现代史相共鸣，以文学的形式展示出了时代的生命图案。

在此，先就本书的理论框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本书采用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者埃里克·H·埃里克森 (Erik. H. Erikson) 的“同一性”理论来观照沈从文的成长历程和早期的文学创作。埃里克森在他影响很大的心理学著作《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中，将人的生命周期的自我同一性形成的过程分为八个发展阶段，并将人的生命周期置于历史、文化、社会的相关关系中来分析，特别强调了在动摇不定的青春危机期中探求自己的存在证明的青年期问题。在回顾“同一性”这个概念的产生过程中，埃里克森认为已经到了对这个社会心理学术语进行框定的时候了，他在很多时候和多种场合下都描述了“同一性”，有时指的是个人独特性的意识感，有时指的是经验连续性的潜意识追求，还有时指的是集体理想一致。但他以 W·詹姆斯 (William James)、弗洛伊德具有传记性质的私人通信为佐证材料，将明确的同一性感觉描写为对生存的方向性和连续性的主观感觉，在最后“种族和更广泛的同一性”一章中，他以印度甘地和美国黑人的同一性问题为例，将此概念由个人扩大到种族的层面，提出了种族同一性的概念。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埃里克森似乎在有意回避对“同一性”做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力图在变化无穷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中，以不同的例证为依据，研究和剖析不同的同一性问题。

但我们还是想清楚什么是“同一性”？简而言之，“同一性”就是回答和解决“我是谁”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个人的同一性是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同一性是自我的心理社会的统一能力，是从自己的自我能在各个发育阶段有效地统一，并且在社会现实中，持续不断地有效发展为有组织的自我的感觉和信任中培养起来的。本文首先将同一性理论应用于沈从文成长期的同一性形成过程中，继而用自我同一性来考察沈从文的早期文学创作、心理依据及其变化。倘若真要给本文的“同一性”下一恰当的定义的话，只能这样说，本文分析的“同一性”对象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与历史文化中，“沈从文是

谁”以及“沈从文早期的文学创作是什么”。

本书将同一性理论应用于沈从文成长期的同一性形成过程中，认为沈从文在婴儿期养成的心理状态为基本信任感压倒基本不信任感，形成了对乡下人的幼稚的自居认同。在心理社会的合法延缓期中间，从军可以看作他进行的自我角色实验。为了确定自己的存在价值和社会角色，他来到了北京，但遭到了一系列的打击，他心理社会的生命周期退回到了他婴儿期的心理状态。恢复了儿童期的蒙昧视角，形成了他在创作中表现的对湘西乡下人的信任、自居认同及对都市的不信任的疏离和肆意地抨击。通过写作，沈从文确立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都市作家，这也使他意识到：是都市作家而不是乡下人使他在都市中获得了成功。他情感的天平逐渐向都市作家倾斜，而倾斜的最终结果则是都市作家战胜、打倒了乡下人，从而使他的创作也走向了终结。在分析沈从文从乡下人向都市作家身分转变的过程中，本书还认为他的文学的特定部分既投影着中华民族的同一性，又反映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差异性，亦即沈从文创作中的苗族身份和中国作家身份意识的对立与转化问题。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是沈从文的妻妹张允和送给他的挽联，也是对他一生恰如其分的评价。“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是沈从文《抽象的抒情》的主题，也是雕刻在凤凰县听涛山下沈从文墓碑正面上的字，更是我们认识沈从文、了解他早期文学创作的一个出发点。